

神 火

胡 奇

神 火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第二二零七工厂印刷

字数 253,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2\frac{1}{4}$ 插页 6

1978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1978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号 10019·2637

定价 0.85 元

内 容 说 明

这个集子收有儿童文学作家胡奇同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创作的十个中短篇小说。

集子里的故事，有的表现红军时代革命老根据地孩子们的斗争生活；有的反映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少年儿童的革命友谊，歌颂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有的介绍了海防少年的英雄事迹；有的生动地刻划了边疆藏族少年儿童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人民解放军，热烈追求革命理想的优秀品质。作品故事生动，人物形象鲜明，生活气息浓郁，细腻地刻划了儿童心理，语言优美流畅，是青少年的好读物，也引起成年读者的兴趣。

此次再版，作者对《五彩路》作了较大的修改。

封面、插图：肖映川、蒋宜勋

目 次

小马枪	1
三颗黄豆	22
白凤凰	29
琴声响叮咚	36
四十二箱炮弹	53
玉苹	62
神火	72
小扎西	85
海防少年	90
五彩路	244
后 记	388

小 马 枪

王学海与梁玉龙

小鬼^①王学海一参加红军，他就想挂上支小马枪。他向指导员要求了好几次，指导员说：

“小同志，我们是人民的队伍啊，现在我们还有困难，开不起兵工厂，哪里能给你发小马枪呢！”

可是三连通讯员梁玉龙就背着一支黄托子小马枪，枪上还插着一朵纸做的红花。每次梁玉龙往红军战士中间一站，王学海就看见战士们称赞他说：

“喝，我们小梁背上小马枪，多来劲呀！”

梁玉龙走到村子里去，脚跟还没有站定，村政府一大群委员们，就象捧凤凰似的，一下把梁玉龙围得紧紧的。

土地委员见了，劈头就说：“小梁同志，请你到村东头红军军属二葵子家看一看吧。上月我们村政府又给他娘分了二分菜园地，不知道她合意不合意。你帮我听听她老人家的意见。”

妇女委员说：“玉龙同志，请告诉我，红军里边，是大脚的

^① 这是老解放区同志们对小同志的一种爱称，不是责骂的意思。

人多，还是小脚的人多？以后我们做军鞋，心里也好有个底。”

青年委员与儿童委员意见是一致的。一个请他去给青年、儿童们讲一讲红军战斗故事，另一个补充说：“主要是谈谈你自己，你是怎么得了这支小马枪的。”

在这时候，梁玉龙那个小舌头就象上紧发条的闹钟一样，滴滴嗒嗒地说个不歇嘴，把村政府的委员们引得哈哈大笑。后来村里群众也跑来听小梁讲话了，人群里三层，外三层，围得不透风，小梁也越说越来劲……

王学海常常问自己：梁玉龙为什么这样招人欢喜呢？是不是因为他有了那一支小马枪呀？

他跑去问通讯班长，通讯班长说：“大概是吧！”王学海又追问：“那他这支枪是哪里来的？”通讯班长随便说：“大概梁玉龙对革命忠心，和群众关系好，徐司令员就给他发了一支枪吧。”

王学海不同意这种说法。他心想：指导员不是明明说过，现在咱们还盖不起兵工厂，怎么能发枪呀！他就转身去问老炊事班长。老炊事班长抬起头，下嘴巴那撮胡子象刺刀尖直向上翘，他听完王学海的话，就冷冷淡淡地说：“你操那份闲心有啥子用？”

王学海碰了一鼻子灰，等傍晚游戏时间，他就在村边大白果树底下等着，想问一问梁玉龙本人。这一天可真奇怪：梁玉龙没出来送过信，也没有到大白果树底下来给群众做宣传。王学海白等了一个黄昏。



梦

晚上，王学海做了许多梦，后来他梦见自己也有了一支黄托子小马枪。

他背着枪走到战士们中间去，战士们一个个都夸奖他，王学海高兴得嘴都合不拢了。他又走到村子里去，村政府委员们也把他包围了起来。他原想照梁玉龙那样给群众宣传，可是他那小舌头象根硬棍一样，结结巴巴的，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给群众讲了些什么……

晚上睡觉了，他也照红军那样，用布包好枪机，把小马枪放在枕头底下，好不让坏蛋地主偷了去。他正高兴，忽然隐隐约约地看见一个人向他身边走拢来。他以为那人要拿他的枪，就忽地一下坐了起来，把那人的手狠狠地打了一下。只听见那人笑骂道：

“这小鬼，白天调皮，晚上睡觉也还不安定。”

王学海睁大眼睛一看，原来是指导员给自己盖被子。他迷迷糊糊地问道：

“指导员，你为什么拿我的枪呀？”

“什么枪？”

王学海听见指导员问得很奇怪，伸手向枕头底下一摸，那里什么也没有，这才完全清醒过来，他把被裹紧，脸转到另一边，怪不好意思地说：

“没什么，刚才我做了一个梦。”

“你这小鬼，白天一定玩野了。”

“没有，”王学海又把脸转向指导员，分辩道，“白天我什么地方也没有去，只是在白果树底下等梁玉龙；等到天黑了，也没见梁玉龙来。”后来他觉得应该再问问指导员，就掀开被子，伸出半截身子问：

“指导员，你说梁玉龙那支枪是发的呢，还是用什么法子弄来的呢？”

“不知道，”指导员把他按到被窝里，又说：“这会我没功夫和你扯闲经^①，好好地睡吧。”

“唉！”王学海轻轻叹了口气，一声不响地躺下来。

不久，王学海和指导员都睡着了，全体红军战士也都睡着了，只有哨兵们拿着枪，在村庄周围巡视着。他们走到白天王学海等梁玉龙的那棵白果树底下，一个红军战士说：

“当红军的责任多大呀，白天黑夜都是紧张的。”

出 发

天还没明，营部的骑兵通讯员飞也似地到了连部，带来一道命令：要部队在天明以前，转移阵地。

只要一行军，王学海得背三样东西：一件是自己的小背包，一件是战士们出墙报用的小红布，再一件是指导员的墨水瓶。部队在野地里走，王学海背着三样东西还不怎么样，要是一走进村子，他就红了脸，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记得有一次部队在一个村子里休息，几个小姑娘一阵风

^① 说闲话的意思。

似地跑到了王学海跟前。

穿红衣服的那个小姑娘先问道：“同志，你的枪呢？拿出来给我们看看吧。”

王学海低下头不理她们。

另一个穿蓝衣服的小姑娘又说道：“没有枪，你总该有个手榴弹。”说着大家象推磨一样的围着他看。有一个小一些的姑娘说：

“怎么这个同志的手榴弹是玻璃做的呢？”

“不，那是个墨水瓶呀！”

“这个同志算什么红军呀，没有枪吧，连手榴弹都没有。”

小姑娘们有的撇着嘴，有的装着鬼脸，嘻笑着，从他身边哄散开。

这次出发，王学海又想起上次那件事来了，他故意使性子说：

“我这个红军当得真够受，连支枪都捞不上背。”

指导员听见了，冷地给他一句：“你不是要找梁玉龙吗？”

“我才不找梁玉龙，我要去找司令员！”

“好哇，司令员开着大兵工厂，你去问他要枪吧！”

不管王学海怎么不高兴，他还是背上了小背包，卷好了那块出墙报用的小红布，也挂好了墨水瓶，随着部队一块转移了。

共产党和红军

天刚明，部队已按照上级指示转移到一个山头上去了。

山底下是一条大沟，那些灌了水没有插秧的稻田，象一块块碎玻璃，闪耀着亮光。稻田中间有一条大道，弯弯曲曲的，通到更远更远的山沟里。

部队就在山头上的松树林子里休息着。山那边，紧一阵、慢一阵响起了枪声。

王学海忘记了疲劳，背着干粮袋四处去找指导员，后来他看见指导员正在一座大石壁跟前，向同志们说话，他就快快活活地大声喊道：

“指导员，你快吃些干粮吧！”

指导员没听见，他又赶紧跑步过去。

“指导员……”

指导员一回头，看见是他，便对他说：“你去一边歇着，我们在开党的会议呢。”

王学海一边没精打采地低下头往回走，一边嘀咕着：“我是红军战士，为什么开党的会议不让我参加？”

他坐在枯草地上，啃了半个米粑粑。等到指导员开会回来，他就靠拢过去，低着声，怪神秘地说：“指导员，为什么开党的会议不让我参加？”

“因为你还不是共产党员。”

“我不是红军吗！”王学海越弄越糊涂了，就算不清这本账。他嘟嘟囔囔地又问：“当了红军战士，不是也当了共产党员了吗？”

“不，红军是红军，共产党是共产党，这是两回事。”

“怎么两回事呢？”王学海有问题总喜欢追到底，“红军是为人民大众谋利益的，那共产党是为谁谋利益的？”

“也是为人民谋利益，”指导员看着王学海，眼睛细眯着，温和地解释道，“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每个红军战士在党的领导下，才能把剥削阶级打倒，引导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

王学海半天不吭声，好容易才理出一些头绪，突然他显出有些难过的样子，更凑紧指导员，瞅定他的眼睛说：“指导员，你不给我发枪，是不是……”说了半句，就梗在喉咙里，不说下去了。指导员猜出下半句的意思，便搂着王学海的肩膀说：“小鬼，你不许胡想，现在实在是枪太少，等以后枪多了，就给你发一支。最好还要等你再长大一些……”

“以后，以后到什么时候枪才多起来呢？还有，我已经不小了呀，整整十三岁，放牛都放了六年零一个月了……”王学海抬起头，看着指导员一口气说了下去。指导员因还有事，不能多和他说话，就安慰他说：

“好吧，等这次打了胜仗，就抢敌人一杆枪先发给你。”

“打仗，我早就盼打仗罗，就是你不让……”王学海委屈地说。

一位新战友

太阳升到一竿子高，山那边的枪声才停止。王学海看到，从远远的密林子里冲出一队人马，当头一个黑大个子，骑在一匹青灰色的大马上，一卷一卷尘土，在他脚底下扬起，又象烟雾似的向四周飞散开去。

很快地，那队人马就在王学海他们休息的地方停下。那

黑大个子下了马，把八角帽拉拉正，没走几步，就在王学海的身旁坐下来。王学海想往别处挪远些，那黑大个子向他招了招手，说：

“小鬼，别走嘛，就靠拢坐着好了。”

王学海看那人一副黑眉毛，象鹰翅膀一样扬起着，他心想：“这是什么人呢？营长吗？看着可不象。”他记得有一次到营部去送信，营长拉着他，还请他喝绿豆汤呢，营长就没有这样的眉毛。那么这人是团长？也不对。团长不是同这黑大个子一起来的吗？他正在那边坐着抽烟呢。

王学海两颗乌溜溜的眼珠，直朝那人的四方脸上转来转去，就猜不出他到底是谁。忽然有一个年纪不大的小胖子，给黑大个子捧来了一碗水。黑大个子接过碗喝了几口，把碗还给那小胖子，立起来站到一块石头上，拿着望远镜向沟底看去。另外几个跟他一起骑马来的人（团长也在内），也紧跟着走过去。他们指手划脚地不知道在说些什么。王学海眼不转睛地看着那个人呆住了。忽然有人在他肩膀上重重拍了一下，他回头一看，见那个小胖子正呲牙咧嘴地朝着他笑。

“小鬼，”小胖子先开口，“你是几连的？”

“还叫我小鬼！”王学海翻了翻眼珠子，“你比我也不算大！”

“甭，”小胖子大声笑了起来，“人只有指甲壳那么点大，就骄傲得不行！”

“你才骄傲呢！”王学海歪着头，不理睬小胖子。

“好，我们小声些，”小胖子态度忽然变和气了，他压低嗓门，指一指站在石头上的那一群人说，“首长们正在观察地

形。”

“那个人是谁？”王学海态度也变和气些了，带着惊奇的神情，指着那黑大个子说。

“小娃儿，别多嘴。”小胖子的神气又严肃了，王学海就不敢再问。立刻，小胖子又转了个身，把嘴唇贴近王学海的耳朵道：“要打仗了啊，是打伏击仗^①！”

“是吗？”王学海眼珠子瞪得老大。小胖子看见了，也把眼珠子瞪得老大，他问王学海：“你害怕啦？”

“我才不……”王学海勇气十足地说，“为工农谋利益呀，还能害怕？”

“那就把你的枪拿出来擦一擦。”小胖子有口无心地说了一句，这下可把王学海的老病根挖着了，心里翻翻腾腾，就想走开。他这里才起身，却看见小胖子从木匣子里掏出一支黑得发亮的小枪，用白布帕在上边轻轻地磨擦着，于是王学海就象一根钉子，钉在那里不走了。

“你这是什么枪？”王学海两只眼睛随着小胖子的手转来转去，很羡慕地问。

“三保险，又叫盒子枪。上回打大塘埠那仗得的。”小胖子低着头说。

“比梁玉龙的那支枪还管用吗？”

“梁玉龙！谁叫梁玉龙？”小胖子抬起两条又黑又粗的眉毛，眉心中间有颗芝麻大的小黑痣，莫名其妙地跳动着。

“梁玉龙呀，就是三连的通讯员。”王学海奇怪了，怎么小

① 红军预先埋伏在山的两旁，等敌人接近了，趁他不防，痛打一阵，或者干脆把他消灭。

胖子连梁玉龙都不知道啊！

“什么梁玉龙不梁玉龙的，快把你的枪拿出来擦一擦。”

“不，我没有枪，上级没有给我发过。”王学海有点气恼，也有点伤心。

小胖子把枪放在木匣子里，半天也不吭气，这更引得王学海难过了。他低下头，喉咙里咕咕响，胸口象有一块东西直向上窜。他忍了又忍，憋了又憋，就抬起头，慢吞吞地说：

“没有办法哟，上级不给我发，我也要求过好几次。开党的会议指导员也没叫我去参加，大概我还不是……”说到这里



里，他又梗住了，脑子里乱糟糟的一团。啊呀，真想在草地上打两个滚，痛痛快快地哭一场。

“你这个同志，”小胖子眉毛不动了，“你怎么光想着上级给你发枪呢？当红军战士哪里有这样的事啊！”

“那怎么办呢？”王学海抬起眼珠子，请求援助似地说。

“我看你这个同志一定没志气、没刚强，你就不会想办法，夺敌人一支枪吗？”

王学海愤愤不平地说：

“指导员不让我参加战斗啊！”

“你要求呀，争取呀，自己不主动，还埋怨指导员。”

王学海可从来没挨过别人这么重的批评，这次小胖子说得他真是哑口无言，半天不吭气。过了一会儿，他用手摸了摸小胖子的木匣，问道：

“你这支枪也是得来的吗？”

“当然是我自己得来的。”小胖子眉毛上的那颗黑痣又跳了起来。

“有人说梁玉龙那支小马枪是徐司令员发给他的！”

“胡说，”小胖子回过头，朝站在石头上看地形的那群人看了一眼，又说道：“我们红军战士的枪，都是从敌人那里夺来的。你想当红军，为人民大众谋利益，你要没本事抢敌人的枪来武装自己，那可不行呀！”

小胖子说得很兴奋，就象冲锋枪开了火一样，他眉心那颗黑痣，随着每一句话，也跳动得更加厉害起来。

敌人来了

究竟小胖子什么时候走开的，王学海可没有注意到，要不是排长在那边叫集合，他真想跟这个新朋友再谈个痛快。

队伍集合好以后，连长和指导员都讲了些话，然后排长们就带着部队各自隐蔽到小松树林子里去。王学海也同指导员在一块石头后边隐蔽了起来。有好几次，他很想问问指导员，到底那黑大个子是谁。他才抬起头，却看见指导员细眯着眼向沟底看，他那刚溜到嘴边上的话，就咽到肚子里去了。

后来王学海也顺着指导员的眼光向沟里看去：乖乖！在小沟里的弯曲处，密密麻麻地布满了许多活动的小黑点。

“敌人来了。”王学海失口叫起来。

“住口！”指导员回过头来禁止他。王学海这会觉着指导员的眼睛不象平常那么温和，显得有些可怕了。

忽然，他又看见小胖子在右边山头上一晃，就不见了。再低头看看山沟底下，那些黑点点，慢慢地，已经向着这边移拢过来。

和老炊事班长争吵

右边石头竖起了一面大红旗，战斗开始了。

起初只有两旁山头响枪，沟里敌人虽有些慌张，但队形并不混乱。后来在沟的弯曲处也爆响起枪声，敌人就惊慌地散开，拚命向前奔跑，企图夺下王学海连队所占领的山头，好掩